歷史與空間

官員「求雨」中的品格顯露

■戴永夏

今年北方持續乾旱，這讓人想起舊時的「求雨」。

在科技落後的舊時代，人們總認為天災是神靈製造的，因此一遇天旱，各地都有向神求雨的習俗。求雨的形式多樣，規模不一。有的是民間自發，有的是官府組織；有的在鄉野祈禱，也有的是朝廷致祭。而參加者除普通百姓外，還有政府官員以至當朝天子。他們在求雨中的表現，常能顯露出其品格特點。

蘇軾：「以理服神」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蘇軾剛登上仕途，就被任命為陝西鳳翔府判官。他到任後，當地正遭受旱災，他便積極投入了抗旱。而當時抗旱的方法，只有向神靈求雨。於是他便寫了一篇禱文，向神陳明大旱給百姓帶來的危害，讓龍王明白旱天對他也沒有好處。他攜帶着這篇禱文，來到太白山上的一座道士廟中，向居住在廟前池塘裡的雨神龍王求雨，並向他宣讀禱文：

……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為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唯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孰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為今日也。神其曷以鑒之？上以無負天子之意，下亦無失愚夫小民之望。（《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

這次求雨後，只下了一場小雨，旱情仍未解除。於是蘇軾又到群眾中去調查求雨失靈的原因。通過調查得知，太白山神在唐朝是被封為公爵的，而宋朝皇帝又將他封為侯爵，這使他的地位降低了，對此他很不滿意，因此求雨便不靈了。為此，蘇軾立即為縣官擬了一份給皇上的奏本，請求恢復太白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後他又與宋太守齋戒沐浴，派使者去敬告山神，已為他爭取更高的封號，並從廟前的龍池裡取回一盆「龍水」。

「龍水」未迎進城裡前，儘管天上陰雲密佈，仍未降下雨來。蘇軾又和宋太守到城裡的真興寺中禱告。在進城路上，蘇軾看見一團烏雲從他面前飄過，便從農夫手理借了個籃子，用手抓了幾把烏雲，裝進籃子裡，帶進城中，並向烏雲禱告道：

雲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暍虐之憂。雖屢叩於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為國，俯念輿民。燃香靄以祈禱，對龍湫而懇望。伏願明靈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荐臻，致田疇之益濟。（《禱龍水祝文》）

禱告畢，他又和宋太守來到城外，迎接「龍水」，並把「龍水」放在臨時搭建的祭台上，隨即念了一篇祈雨文。他的誠心果然感動了「雨神」，不一會，大雨驟降，連綿數日，城鄉各地，旱情頓除。對此，百姓歡欣鼓舞，蘇軾也喜不自勝。他把後花園的亭子改名為「喜雨亭」，還寫了一篇《喜雨亭記》刻在亭子上，來紀念這件大喜事。

康熙：「修省責己」

在古代帝王中，康熙出於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也比較關心民生。每遇大旱，他常帶頭求雨。他認為天降旱災與「人事」有關，因此求雨時除祈禱外，還「修省責己」，並通令百官，忠於職守，潔己奉公，修身反省，以減少災害的發生。

康熙元年（1662）三月三日，浙江道御使范平上奏稱：自去年十二月缺雪以來，今年一春無雨。請令禮部、順天府等衙門虔誠祈禱；嚴令大小官員實心供職，共同進行修身反省。康熙批示說：天氣久旱無雨，與百官無涉，都是因我才德粗淺、管理不當造成的，所以上天要進行懲罰。對此，我當嚴加自責。

康熙七年（1668），康熙指示吏部等衙門：近來天氣不雨，禱雨無效，大風日起，禾苗枯槁，這都是由於各級辦事機關不忠於職守，政事有錯；官員舞弊營私，任意胡為，使得積怨甚多，上干天和，才惹得老天垂降災異。因而各級官員應加倍修省，以消除災害。如有違忤，從重治罪。

康熙十年（1671）四月五日，康熙又指示刑部等衙門：近來大旱不雨，可能因在押犯人有冤枉者。請你們將在押犯人仔細清理一下，如有定罪不公的，照例減等發落。現在正進行審理的人犯，也趕快審理，該減刑的馬上減刑，該釋放的立即釋放，做到獄中無冤枉，以便順應天意。四月七日他又指示禮部：今年入夏以來，久旱不雨，農事危急。朕關心生民百姓，親身自責；也望通告百官，反省自己的錯誤，祈求甘雨普降人間。

康熙求雨的事例還有很多，在《清聖祖實錄》中，他還自我標榜說：我當政56年來，大約有50年都在求雨。一遇旱災，我就在宮中祈禱，長跪三晝夜，只吃點清淡的菜，以表達我齋戒的誠心。第四天徒步到天壇再祈禱。有時遇上風雨大作，步行回來，地上的水都漫過了鞋。後來各省的人來京講述，才知道我求雨時，全國各省都下了雨。所以說，精誠所至，天地一定會有所感應。

張宗昌：炮轟彈打

直到民國初年，人們對自然災害仍缺乏正確認識。一遇旱天，各地照舊求神祈雨。在山東，就流傳着反動軍閥張宗昌求雨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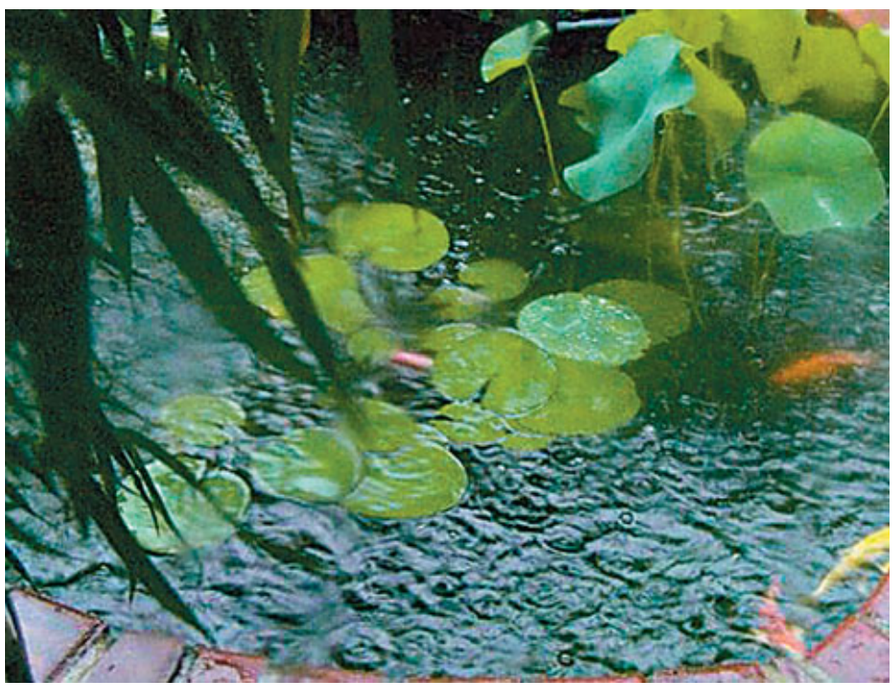
張宗昌（1881—1932）是山東掖縣（今萊州市）人，綽號「狗肉將軍」、「混世魔王」、「三不知將軍」、「五毒大將軍」等，是奉系軍閥頭目之一。1925年，他被段祺瑞政府任命為山東省督辦。在統治山東的三年時間內，他幹了許多壞事，犯下了纍纍罪行。

據《民國野史》記載，張宗昌禍魯期間，有一年大旱，百姓籲請「求雨」。作為一個胸無點墨的武夫，張一向不信這一套。然而身為一省之長，他又不能不裝裝樣子。因此他讓人在省城濟南的龍王廟設壇唸經，他要親自前往求雨。但他到了龍王廟後，既不拈香，也不祈禱，而是直奔龍王座前，伸手就扇龍王爺的耳光，邊扇邊厲聲罵道：「你不下雨，害得山東老百姓好苦啊！」罵完，又指着龍王爺的鼻子吟詩一首：

玉皇爺爺也姓張，為啥為難俺張宗昌？三天之內不下雨，先扒龍王廟，再用大炮轟你娘！

罵完打完，他便得意地登上座駕，揚長而去。周圍人看了，都驚出了一身冷汗，嚇得不敢作聲……可是龍王爺並未因此而屈服。第二天，依舊是晴空萬里無雲，毫無下雨之意。張宗昌見此更加惱火，遂命炮兵團在千佛山上安放過山炮十九尊，實彈向天空轟擊。他的本意是向老天示威，發洩心中的憤怒，沒想到卻收到了奇效！不一會，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久旱的大地上溝滿河淌，旱情一掃而光。他的這一「壯舉」，在當時引起很大轟動，媒體將其稱之為「未之前聞的求雨術」。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同樣是向神求雨，表現出的個人品格卻很不相同：蘇軾對神曉之以理，為百姓減災不辭辛勞，充分表現了他的愛民情懷；康熙勇於從自身和官吏失誤上找原因，有其關心民瘼、重視吏治的一面，也有其虛偽的一面。因為他的「修省責己」，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政治作秀」；至於軍閥張宗昌的表演，粗鄙野蠻，無法無天，充分暴露了他流氓惡霸的醜惡嘴臉。



■ 雨中的池塘。 網上圖片

古典瞬間

■青　絲

書如智友

■ 宋太宗畫像。 網上圖片

南北朝時期，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問博士李先：「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李先答道：「莫若書。」讀書能夠獲取知識，開拓視野，增進智慧，是古今之人的共識。但是，每個人讀書獲益的程度，又與各自的意志、慧心、悟性、乃至人生的經歷息息相關。也就是說，書在每個人的生活當中，扮演的角色是不盡相同的。有人把書視為財富，有人把書視為通往成功的階梯，有人把書視為生活中消愁解悶的良朋，也有人將書視為能夠帶來人生智慧與啟發的智友。

南宋永嘉學派的代表葉適有詩云：「書多前益智，文古後垂名。」認為著文立說，有可能要等到人過世以後才能出名，帶有很大的未知性，相比起來，讀書是增加智慧的不二法門，則是看得見的事情。《宋史》載，北宋之初，王顯獲得宋太宗的賞識，任命他為樞密使，並敦促他說：「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讓生逢亂世，沒有受過系統教育的王顯在擔任要職之後，從繁忙的公務中抽出時間，把三篇《軍戒》讀熟讀透，如此方可避免無知而遭到他人的恥笑。就是讓王顯以書為智友，從中獲取為官的經驗和智慧。

明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御駕親征漠北，班師之日，太子派遣特使迎駕稍遲，被早有覬覦儲位之心的漢王朱高煦告了黑狀，朱棣一怒之下，將太子以及東宮官屬全部治罪下獄。時任太子洗馬的楊溥被關在監獄裡達十年之久，家人給他送飯期間，曾數次斷糧，加之又不知道明成祖究竟會怎樣處置他，死亡威脅每日俱存。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楊溥依然每天讀書不輟，手不釋卷，同監牢的犯人都勸他：「事已至此，你還讀書有什麼用？」楊溥說：「能夠從書中獲得啟發，即使朝聞夕死，功夫也就沒有白費。」後來楊溥獲釋出獄，並在明英宗朝擔任內閣首輔，就是他將書視為智友的最佳回報。

明成化年間，孫交任南京兵部車駕主事，工作之餘，衙門裡共事的同僚或急匆匆地趕回家與家人團聚，或者四出探望朋友，宴飲娛樂，惟有孫交一人獨自留在衙門裡，坐在一間清靜的小室中，恬然自在地看書。有人見了感到奇怪，就問孫交，為何他的生活方式與眾人迥然相異。孫交說：「與書為伴，就像是有無數位見聞廣博、學識豐富的聖賢在誠懇耐心地啟發引導我，能夠從中有所領悟，心裡面無比地舒暢愉快。有此智友，難道不比面對賓客妻妾時，總是說些無聊的廢話要好些嗎？」孫交後來能夠成為一代名臣，很難說沒有「智友」的助益。

把書視為智友，是人與書的最佳互動，就像身邊隨時伴有一位可以斟酌損益、勸導自己擇善而行的良師益友。

心靈驛站

平安夜

■陸　蘇

平安夜，去教堂。

我去已晚，虔誠的羔羊們正走出上帝的家門。

教堂從不「打烊」。

走進教堂，迎面一個頂天立地的大十字架，和四個大字「以瑪內利」。沒有耶穌的塑像，卻分明讓人感覺一種深遠的注視、一種瞭然於心的洞察，讓人再不妄生調侃、不敬之念。只有三四人在掃地——或者該說是掃信徒們修身褪落的「不善」。

風琴聲、歌聲，安詳、平和，沒有喧嘩。

在綠色空氣般的讚美詩裡，我很想把手擱在聖經上，捫心自問一些平日不肯面對的問題。

不能不想起我那篤信基督教的外婆。老去多年，今夜，她會在哪兒聆聽鐘聲？

外婆在世時，常常對我說起教堂的事：說信教的姐妹們如何「向善」，說主耶穌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幾次答應外婆，要陪她去一次教堂，但終於沒能兌現。不知道外婆有沒有失望過，但我知道，深深知道，如果我能陪她去教堂做禮拜，哪怕是一次，她會有多高興，在「姐妹」面前有多自豪，多美氣——因為她有一個會寫詩、不信教卻肯陪她進教堂的外孫女。雖然她不懂寫詩是怎麼回事，但她覺着這樣的外孫女不會太多，恐怕全教堂的人中也只有她有。這麼小小的心願都被我以所謂的忙而一拖再拖而疏忽，直至再無機會了卻。外婆，這是我終生的悔。

外婆臨去前，人很清醒，她對我爸媽說，「你們都信基督教吧。信了教的人死後即能上天堂。你們若信了，我還能在那邊等到你們，我們還是一家人，你們若不能來，天堂再好，我一個人也沒意思……」

其實外婆深知我家篤信佛教，決無改信基督教的可能，她說那話亦是忍了又忍。到生命的最後，她意識到再不說將永無機會，才抱着萬分之一的僥倖說了出來。外婆的無奈，外婆的寂寞，外婆的不捨，盡在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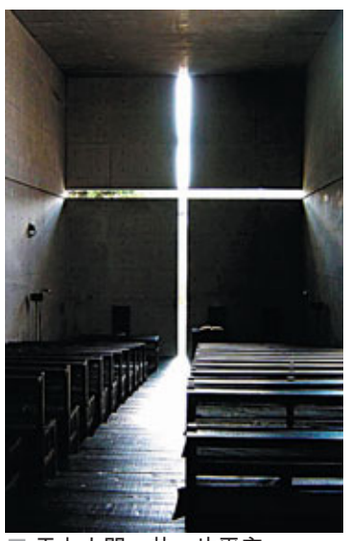
一直以來「外婆」的話題是個禁區，我不敢提，怕自己在人前失控。我常常在一個人獨守空屋的時候狂想外婆，想她做的油餅最好吃；想天冷了她冷不冷，想她做針線時，線穿不進針眼，誰會去幫她，想天旱了可以到哪裡挑水吃……

除了在外婆病中，我寫過一首長詩外，再沒寫過一行悼念外婆的文章。長歌當哭，在我卻是長哭當歌。我心中的淚，從未止過。因為外婆的離世，我才深知生命的脆弱，對死我再無恐懼，常想着若真死了，也未嘗不是樂事，起碼可在外婆膝下承歡，慰她孤寂。因為外婆的離去，我不再喜歡過年，因為每次去沒有外婆的外婆家拜年，都有讓我撐不住的空空的鈍痛。當然，可以去外婆的墳前看看，和她說說話，可是外婆再不會沖一杯熱乎乎的糖茶出來，這不是一般的缺憾。

在主的福音裡，我感覺外婆寬慰的笑，想她定是看到了我終於進了教堂，終於到了離她最近的地方。在主的福音裡，我堅信，只要我們相愛相念，沒有什麼能把我們相隔。縱然信仰不同，縱然生死相離，縱然天涯海角，我們永遠都在一起，在同一口呼吸裡。

聖歌綿延不絕，如通往天庭的長廊，廊裡的心跳是一條向愛流淌的河。

今夜鐘聲嘹亮，天上人間，共一片平安。



■ 天上人間，共一片平安。 網上圖片

詞話詩說

■梁偉詩

我們的胡士托

上回談到「後九七詞人」中的陳詠謙，「後九七詞人」群中，還有一位同樣酷愛運用粵語口語寫詞的鬼馬詞人——梁柏堅。梁柏堅為香港著名跨媒體工作者，參與不少電影和媒體的籌劃工作，偶爾客串為香港流行歌曲寫詞，自2007年活躍於香港詞壇，至今創作已達數十首。其中於2010年夏天調寄林夕〈富士山下〉的改編詞〈富士康下〉，得到聽眾和媒體極大關注，也奠定了外界對「詞人梁柏堅」及其尖刻詞風的印象——「文明在企業大樓 人人被屈辱被蒙羞 我絕不罕有 你番工番夠一周 你便化烏有」

梁柏堅詞風刁鑽有趣，每每帶來獨特的筆觸，包括為張繼聰所寫的〈十卜十卜〉、〈俾錢先〉、〈Gimme Me A Break〉均寫出香港人所處身的現實世界和網絡生活的側影。在梁柏堅「客串填詞」的創作路途中，要到2009和2010年替周國賢所寫的一系列作品如〈赤城千葉〉、〈登陸日〉、〈人在做〉、〈絕望的謊容〉等，才開展出較多樣化的題材。〈人在做〉借古喻今質疑天道神祇，可謂1990年周耀輝〈天問〉後，另一首「天問」式流行詞作。〈人在做〉似乎開發了梁柏堅心中的一團火，2011年梁柏堅分別在替組合C AllStar和Kolor所寫的〈我們的胡士托〉大放異彩，堪稱「人在做」反思系列的香港式續集——

「人人在聽 連儂在唱 每首歌看似最平常 如戰場 聽到不許放槍 誰人在舞 誰人在唱 Heal the World 歌中看透 世事無常 用舞樂連結起信仰 遺憾我 缺席家駒演唱 絕響 樂與怒裡 開了一扇窗 等到夜深 去摘星 當我想起你 生命流水 用漣漪 泛回生氣 港鐵裡 仍能在數分鐘約會到你 風繼續吹繼續吹繼續吹醒我 誰能忘記不羈風吹過 哪會停 誰人說剎那光輝過 誰人在聽 誰人在唱 每首歌各有各下場 能有緣 令到知音拍掌 如能榮獲 全人頌唱 成就獎 歌手縱會 退下離場 絕唱仍留世間獻唱 看妖女 看妖女 讚賞 蔓珠莎 蔓珠莎 換上 這芳華絕相 劈開冰山掌 還你梅艷俠女這景仰 世間上 你始終最好 在珠片 在激光下 你是瑰寶 誰在唱 唱遍流行樂國土……」

〈我們的胡士托〉的「胡士托」源出「胡士托音樂節」。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是美國紐約州鄉下小鎮Bethel在1969年8月舉辦的和平音樂節，表達年輕人反越戰愛和平的集體情緒。32名當時最著名的音樂人現身胡士托音樂節，在近50萬觀眾前表演。為期3天的音樂節，共有四十萬名音樂愛好者湧入Bethel，使得胡士托音樂節成為史上最成功的搖滾音樂節之一。梁柏堅在〈我們的胡士托〉中，借用了「胡士托」的音樂精神，把「胡士托」演繹為一種散播集體認同、使得個體與世界產生連繫的流行音樂媒介。詞中羅列多位香港以至英美流行音樂的象徵人物，如約翰連儂、米高積遜、黃家駒、陳百強、張國榮、梅艷芳、羅文等。

〈我們的胡士托〉的官方MV，在MV開首寫上「偶像離開了世界，卻從未離開過我」的標語，意謂生命影響生命，流行音樂已非單純扮演娛樂大家的角色，而是可以衍生出無限可能。於是〈我們的胡士托〉詞中出現了大量流行曲曲目，如〈等〉、〈摘星〉、〈漣漪〉、〈幾分鐘的約會〉、〈風繼續吹〉、〈不羈的風〉、〈妖女〉、〈蔓珠莎華〉、〈將冰山劈開〉、〈世間始終你好〉、〈激光中〉等。這固然勾起了觀眾對於一系列「八十年代流行曲」的集體回憶，「梅艷芳」部分甚至暗藏了兩組文字遊戲——「蔓珠莎 蔓珠莎……還你梅艷俠女這景仰」——當中故意把梅艷芳的姓名和〈蔓珠莎華〉的曲名先後抽起「華」、「芳」二字，令聽眾自然而然聯想起梅艷芳與張國榮合唱的另一名作〈芳華絕代〉。

〈我們的胡士托〉的互文遊戲固然玩得熾熱，詞中亦顯露對流行音樂工業的透徹看法——「每首歌各有各下場 能有緣令到知音拍掌」、「歌手縱會退下離場 絕唱仍留世間獻唱」。正如詞人常謂的「歌有歌命」，有時候歌曲能否流行甚至成為經典，往往要視乎非常多的機緣運數才能達致，從來就沒有必勝之算。因此〈我們的胡士托〉所歌頌的，其實不是個別的巨星偶像，而是「唱遍流行樂國土」的影響力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我們的胡士托〉

曲：賴映彤@GROOVISION
詞：梁柏堅
編：賴映彤@GROOVISION
唱：C ALLSTAR

誰人在聽　誰人在唱
每首歌各有各下場
能有緣令到知音拍掌
如能榮獲　全人頌唱　成就獎
歌手縱會　退下離場
絕唱仍留世間獻唱

人人在聽　連儂在唱
每首歌看似最平常
如戰場聽到不許放槍
誰人在舞　誰人在唱　HEAL THE WORLD
歌中看透　世事無常
用舞樂連結起信仰

遺憾我　缺席家駒演唱　絕響
樂與怒裡　開了一扇窗

等到夜深　去摘星　當我想起你
生命流水　用漣漪　泛回生氣
港鐵裡　仍能在數分鐘約會到你

風繼續吹　繼續吹　繼續吹醒我
誰能忘記不羈風吹過
哪會停　誰人說剎那光輝過

重唱　＊

看妖女　看妖女　讚賞
蔓珠莎　蔓珠莎　換上
這芳華絕相　劈開冰山掌
還你梅艷俠女這景仰

世間上　你始終　最好
在珠片　在激光下　你是瑰寶
誰在唱　唱遍流行樂國土

全場在唱　全程在唱
米高峰見證了現場
如我們唱出歌手理想
全場在唱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全場在唱　時代曲
不分遠近　世代流行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